# 撩开掩饰的屏风

肖振华

读中学的那段时间，正是书荒年代，我们寻寻觅觅，四处挖掘、交换一些被封禁的文学书籍，限时看完，急传下家。有的书虽然废寝忘食、囫囵吞枣，但还是没读尽，第二天只能带到学校，套上诸如“农业基础知识”课本的包书皮，上课时堂而皇之地搁在课桌，大大方方地私享畅读。一天，老师正走到埋头看书的跟前，有同学故意举手大喊老师，掩饰了用书皮作掩饰的读书人。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时，对此一幕仍在津津乐道。

掩饰是自觉不自觉的，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面对他人的索要，会把手里不愿给的东西，马上转移到自己身后。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只是将掩饰运用得更娴熟了。比如职场中人，大多会在键盘上设置老板键，一有风吹草动，伸手轻点，股票K线、游戏、聊天等摸鱼窗口便全无踪迹，电脑屏幕上是一幅殚精竭虑工作的图像。这里的老板键，和我们当年的包书皮，何其相似乃尔。

云笼雾罩，让人看不真切，掩饰就是迷惑。足球赛场上，踢定位球时，常有球员在另一角度起跑，佯装触球，吸引对方的防守人员的视线，与此同时，后面赶到的球员便一脚射门。无独有偶，排球场上有“双背飞”，先起跳的队员，不一定真的扣球，主要目的是扰乱对手，让对方的拦网难以判断进攻的真假。球场上的掩饰运用得越逼真，得分几率越大，这是掩饰的胜利。

掩饰是一种智慧，生活中也时常可见。三千年前就有的屏风，可算是掩饰艺术孕育的精品，卓文君闻琴声偷窥抚弦的司马相如，湖阳公主想知道宋弘是否对自己有意，一扇屏风就是最好的掩饰。在室外的官家园林、深宅大院的入口，通常也有大块屏风遮挡，一条曲折隐约的小径，半亩封闭的私密空间，这里屏风被更名为罘罳。

现在居家中屏风少见了，取代掩饰功能的是玄关。玄关的前身，也是过去民宅推门而见的照壁，传统文化讲究含蓄内敛，有一种藏而不露的精神。玄关的玄妙，在于外人不能直接看到宅内人的活动，而在其掩饰下的空间，给主人带来一种领域感、安全感。

人有时似乎更依赖于掩饰。涂脂抹粉是少不了的，浓妆洗尽、素颜朝天固然轻松自在，却让瑕疵和缺陷一览无余。双鬓泛霜的老人喜欢黑发，常用染发膏遮挡年岁，而妙龄女郎热衷韩式整容，以现代手术刀掩盖先天不足。不露痕迹是掩饰的最高境界，前些年有一种内增高鞋，外面看是平跟，把一截后跟藏到鞋内，穿上鞋，个头即增加了六七厘米，遥想当年拿破仑自嫌个矮，吩咐勤务兵对外将身高多说几厘米，如果那时有这样不着痕迹的增高鞋，便是当然的帝舄。

有人说，暗渡陈仓、围魏救赵、旁敲侧击等三十六计，核心还是掩饰手法的巧妙运用。今天的掩饰，在我们周围还是随处可见。携带一笔巨款，往往不用路易威登，而是装入塑料马甲袋里。面对难以回答的问题，东拉西扯，转移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志贺酬谢，递上的是红包，但很多场合是以信封替代，虽然内涵不变，但形式优化了。《增广贤文》说，见人且说三分话，将剩余七分掩饰起来；卡莱尔更是说，沉默是金，彻底遮掩，半点口风不露，智慧如此，已经衍变为一种狡黠。至于烟壳里塞钱、假道比特币等，更是将掩饰抹黑为行贿的伎俩。

掩饰是一种艺术，魔术戏法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掩饰的艺术也可以修饰、装饰和雕饰我们生活的美好。但人与人交往中掩饰多了，便会在你我之间竖起一扇屏风。曾看到过一文，1983年，黄永玉写信给戏剧大师曹禺，除了表达对他仰慕，同时毫不掩饰地在信中直言：“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曹禺接到信后，对此也视若珍宝，夹在相簿里反复翻看，还叫来妻女和他一起阅读，随后回了黄永玉一封信，感谢他的坦率和真诚。曹禺甚至后来还把那信装裱起来，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一位没有旁指曲谕，直言不讳，一位也不文过饰非，引为知己，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掩饰在这里消遁得无影无踪。

明人明言微语录

# 每个过去的日子都值得纪念

安 谅

生命都是奇迹，时光总在流逝。从出生那天算起，即便还无记忆，属于你的日子，就一页一页地翻过了，在人生的长路上，过去的日子愈来愈多了，未来的日子相应减少，虽然，你无法精准地预测自己生命的所有时间。

过去的和未来的日子，都是自己生命的组成。过去的，无论是悲是喜，是盈还是缺，是酸甜苦辣的哪种滋味，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生命的体验。也许美好的，欢欣的，是令人难忘，值得怀念的，同样的，那些无此怀念意义的日子，予以纪念，也是恰如其分的。

纪念，是对昔日的客观正视，也是个人对既往主观的一种审视。纪念里，有对历史的尊重，也必然回避不了反思。

纪念，就不是为了忘却。忘却过去，你也无法面对未来。

纪念，是怀恋，毕竟，生命在那些日子，也是期望过，投入过，奋争过，暴风骤雨也好，风淡云轻也罢，过去的日子，终究是自己的，也是不可多得的。

纪念，是一种对自我的情意。倘若对自己过去的日子熟视无睹，无情处置，你怎么可能拥有更大的热情，去拥抱你未来的日子呢！

纪念，也是一种冷静地回望。在这回望里，你可以找到过去的自己，也在这回望中，提升一个崭新的自己。

纪念，就得想法找到时光淬炼出的黄金，不管是经验、感悟，抑或痛苦、教训，对过去日子的纪念中，发现新的沉淀已久的精华，就是纪念的真正价值。

纪念，不仅仅为了留恋，而滞缓未来的步子。不是的，这恰是背离纪念的幼稚，不是纪念的实质。

绝不沉溺于纪念。纪念，是为了向前走得更明晰，更坚定，也更见素抱朴，找回真正的自己。

懂得对过去日子纪念的，是真睿智。知晓从纪念中重新起步的，是阳光之子。

把过去埋葬了很容易。但埋葬的可能是你自己的财富，还有你自己半截灵魂和身子。

纪念，可以采用任何方式。

纪念，可以遥远地透视。

在纪念后转身，更珍惜未来的日子！

# 第一位儿童剧作家

冯寿侃

秦惠亭是一位富才艺却少人知的老艺术家。我与秦老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艺术缘分而结为忘年知交。秦老晚年署名心丁老人，取惠亭两字的下半部。我曾问他取名心丁的含义？秦言道：在探求艺术的路上心里还有丁点想法。他年轻时入上海美专，师潘天寿，为潘氏早年弟子，后赴东瀛进修油画，回国后画了许多油画，写了多部小说，二十年代末又创作了两部儿童剧本《门外的孩子》和《雨后》。黄宗江那时因出演这两部儿童剧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黄宗江认为：秦老师是中国第一位儿童剧作家，当时上海还出版过这两部儿童剧剧本呢。

晚年的心丁老人因愚园路居所拆迁被安置在北新泾，故友人交往少了，作品也少有人问津。但老人不甘寂寞，专攻国画，尤以兰竹堪称沪上一绝。我每至秦府，心丁老人一定开心无比，总会为我作书画，直至1999年去秦府，心丁老人还赠我一册新著《心丁老人画兰谱》，并在扉页上题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未料几天后老人患病突然辞世，闻之愕然，痛哉惜哉！

心丁老人之妻温八眉也是潘天寿得意女弟子，专攻律细，有多部诗词集问世，晚年的秦氏夫妇闻浙江潘天寿纪念馆成立，特将毕生珍藏的十五件潘天寿作品无偿捐献，其德惟馨！

# 悠悠岁月街坊事

吴永耀

小街马路还在，但三十年前就房已拆、人已搬，矮房变高楼。那天我无意中路过，触发了思绪燃点，穿越时空，仿佛闻到儿时小街的喧嚣热闹味，街坊的人与事又浮现眼前，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有几多？故略记之。

先说说双胞胎的往事。

这家是无锡人，那时算是小街上有腔调的人家。一到三楼都是他家住的，“文革”前就有黑白电视机和私家电话，记得那年国庆游行，他家是足不出户看实况转播。男主人以前打理过汽车修理铺，公私合营后成私方厂长。可能对人比较宽容和气，他倒没有受过大的冲击，只是腾出二楼让给社会上居住困难户住。家有2个小孩是双胞胎，大家按他家称呼叫大弟和小弟。

男主人有一喜好喝酒，而这一喝酒方式又很奇特。每当夏日晚上纳凉之时，女主人会拿出一把扶手上能装杯子的藤椅放在门外窗下，然后男主人赤着膊手拿一杯用玻璃杯装的半斤深红色的五加皮坐在藤椅上慢慢咪。不见下酒菜，噢，有的，另一只手拿着两块白煮豆干，咪一口酒，咬一口豆干。酒咪完，他会双手击掌几下，不一会双胞胎其中一个会拿毛巾给他，然后把空玻璃杯拿进屋。

双胞胎是69届，那年毕业分配一片红，大弟到江西插队，小弟到无锡投亲插队。后来政策规定家中无子女照顾可回沪一人，小弟回沪，先在里弄生产组过渡，接着在区民防办车队当司机，后当队长。知青大回城期间，大弟也病退回沪，在里弄生产组干活。也许是血液中的遗传基因，他把一个不起眼的加工组在九十年代发展成颇有知名度竞争力的制冷设备企业，后来成为区工业集团的业务副总，当选过区人大代表，评上了市劳动模范。

其实，双胞胎是假的，大弟是男主人妹妹的小孩，他妹夫新中国成立前是做电气机械五金生意，在北京路有整栋洋房。小弟是男主人弟弟（家住无锡郊区）的小孩，因家中无子嗣，分别从妹妹弟弟处要个同岁小孩过继作儿子，对外称双胞胎。不过，双胞胎过继的事不像有些领养小孩一直保密着，街坊邻居和双胞胎本人对过继一事都知道。

再说说三舅姆的旧事。

三舅姆是宁波人，以前街坊邻居有个习惯，开始按照辈分叫，叫着叫着由称呼变成了名字，男女老少都跟着叫。三舅姆就这样成为名字。弄堂里还有一老妇，年轻时嫁过来人们叫她新嫂嫂，过了50年，大家连小孩还是叫她新嫂嫂。

她是个家庭妇女，住在三层阁，不大，仅六七平方米。但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把地板和楼梯擦得一尘不染，床单和被子也整得像新房，忙好了一个人总在底楼的公共客堂间静静地坐着。三舅舅很多年前一直在香港撑船的（在远洋货轮当船员），印象中难得回来几次。听人说平时三舅舅隔月会寄些港币给三舅姆。尽管港币数量今天看来不多，但在当时时不时有外币汇款也算是件街坊羡慕的事。

三舅姆家无子嗣，后来三舅舅家亲戚的儿辈过继给他们，印象中也无大的走动，过了好多年，过继过来的儿辈有个女儿从小寄养在乡下，大了要回城读书，于是商议孙女住在三舅姆处由她带大，正好与三舅姆作伴。

又过了好多年，听说三舅舅撑船不撑退休了，但叶落没归根回宁波回上海，仍然住在香港海员工会的宿舍。后来小街动迁了，就没了音信。现在那孙女应该也退休了。

小街往事，构成了那时都市人生的一个剪影。

# 地底下的国界

薛 松

我和太太一起去匈牙利、奥地利与捷克三国游。途中，导游半开玩笑地对随团人员说：本次旅行在费用不变的情况下，还要给你们增加一个德国游。有人不信天上会掉馅饼砸到自己头上。

来到据说是1734年被人发现的奥地利顿恩伯格盐矿。数人一组乘上从前矿工坐的木制滑梯，在洞口接近直角的陡坡，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向黑漆漆的深处滑去。一路上，伴随女人的尖叫来到阴森森的矿底。

观光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盐矿里竖着两块木牌，上面分别标着萨尔斯堡和巴伐利亚。此时，导游讲，我们已经到达德国。怎么回事？游人根据两块木牌上的提示来判断，也就是说，这里的盐矿属于奥地利，那里的盐矿属于德国。原来我们是这样入境德国的！那么问题是：本矿为何一分为二，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游接着介绍：几千年前，在顿恩伯格山脉脚下，奥地利人挖掘到一座盐矿。据历史记载，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大的盐矿。为了利益最大化，源源不断地获取盐，萨尔斯堡人在地底下建起一座巨城，地理位置恰巧处在德国与奥地利的国界。这两块木牌是“德奥”两国经历了敌对状态，用血战换回来和平共处。

事情发生在16世纪末，奥地利萨尔斯堡大主教伍尔夫·底特里将盐矿开采出来，通过萨尔斯堡河流往外输运，将取之不尽的盐卖出去，用赚来的钱建造起美丽的萨尔斯堡城市。然而，福兮祸之所伏，对奥地利而言，盐既带来了财富，又带来了战争。

事实上，顿恩伯格盐矿是横向掘进的，从地上的洞口来判断，萨尔斯堡人可能越过边界，侵犯邻国利益，偷采了巴伐利亚人地底下的矿产资源。随着盐源源不断地生产盈利，萨尔斯堡人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德国盐商展开竞争。具体措施是，故意压低价格来垄断市场，还封锁了河流，阻隔对方运盐的必经之道，断了别人财路。这一系列举措激起了德国民愤，争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进军萨尔斯堡，一场因盐而起、长达百年的矿产资源争夺战爆发。最终，战事以萨尔斯堡惨败收场，大主教被囚。几百年后，两国关系得到缓和，他们商定，除地面上的国界外，重新划定地面以下的国界，也就是我们在1500米地底下看到木牌上“德奥”两国泾渭分明的标志。至此，这场因盐引起的争斗彻底结束。

四千多年前，人类与盐一见如故。食盐是微小明亮的晶体，日常生活中既平凡又不可缺，美食愿意与它相伴，它更是商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

这两块划分国界的木牌在不断提醒世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若忘记历史，不按常理出牌，就会失去和平，爆发战争。

硕果累累（摄影） 陈 飞

时 尚

# 喝咖啡是慢生活

丁建平

我很少喝咖啡，原因可能是初入门时的感觉不灵光的缘故。那是十多岁的时候，老房子亭子间有一位大阿哥是美影厂画动画片的，有一天他心血来潮请我喝咖啡，说是正宗巴西豆磨出来的，看上去黑乎乎的，味道苦得来一塌糊涂，感觉没有麦乳精好吃。尽管第一次喝咖啡不好吃，但朦朦胧胧好像听说了巴西是咖啡王国。后来才知道巴西仅仅是咖啡的一只角。

说到咖啡当然要提意大利，那句“我不在喝咖啡，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名言足以可见意大利人对咖啡的痴情。据说维也纳的空气里永远飘浮着咖啡的香味，就像成都的空气里永远散发辣椒味道一样。其中卡布奇诺咖啡可以是咖啡历史上一种划时代的变化，那就是在偏浓单调的黑咖啡上融合新鲜的牛奶，这个创新不但丰富了咖啡的层次，而且给人增添了无限的想象。拿铁的意大利语也就是牛奶的意思。喝咖啡的杯子一般都是比较小的，讲究的是慢一拍，有条不紊很斯文的，老派人一杯小小的咖啡可以在咖啡店里孵一个下午。这就是咖啡的气场。要是再配上一块精致的提拉米苏类的小点心，那就更相得益彰了。但如放一些香瓜子、花生米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至于现在街上随时可见的速溶咖啡，用吸管吸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记得我第一次拥有咖啡好像是雀巢咖啡，朋友送的。那个年代很流行，刚开始时好像还要用外汇券在华侨商店买。包装很精美，里面有2个大瓶，一瓶是黑色的咖啡，一个是白色的伴侣，也有叫知己的。走亲访友送一盒雀巢咖啡是很扎台型的。记得有朋友把雀巢咖啡放新婚房里作为摆饰。不过好像没几年就风光不在了。最有趣的是曾经很耀眼很奢华的上岛咖啡，后来也客随主便买起了中式套餐。当然，星巴克以及蓝山等一些小资咖啡店还是不急不忙笃悠悠显摆着，自赏孤芳，仿佛还有矜持的怀旧。总而言之，喝咖啡是慢生活，心急朋友是喝不像样的。

七夕会

二十年前在香港湾仔南洋酒店碰到一个厨师长，上海人，由锦江集团派驻香港地区。他的念想就是要让上海的特色面条驰骋香港。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平常也喜欢喝咖啡，而且不放奶也不放糖，他说就是要喝那苦味的。